漢書評林

四十二

119
49
20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五九三六 號
四九 冊
二七九 函
一八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936
冊數 49（41）
函號 279 6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漢書評林 四十二

第四十二本
第八十七卷
揚雄傳第五十七下
第八十八卷
儒林傳第五十八
第八十九卷
循吏傳第五十九

119
49
20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正史類 函 架五 號八七 冊四七

漢書門 類 五九三六號 架 函 四九冊

不許帶出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成帝紀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縱胡客大校獵

蔡邕獨斷曰上者尊位所在

扶風在涇加界

南山終南山也

山海經曰竹山有獸其狀如豚白毛毛大如笄而黑端以毛射物名豪豬

廣雅曰狖蜼也尾長四五尺

雄從提是時農民不得收斂白為上賦張本

爾雅玃似獼猴豹形如左帝圖文

茅坤曰篇中諷諫可觀

○檻車解在魏豹傳文穎曰卿秋名曰檻上施欄檻以格猛獸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七下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揚雄傳第五十七下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師古曰褒斜南山二谷名也漢中今之梁州也斜音弋奢反張羅罔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菟麋鹿師古曰狖似獼猴仰鼻而長尾玃亦獼猴類也長臂善搏玃身長金色狖音弋授反玃音钁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師古曰長楊宮名也在盩厔縣其中有射熊館以罔為周阹李奇曰阹遮禽獸圍陳也師古曰阹音祛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本墨下有之字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風其辭曰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

開雅文庫

王制曰天子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隆按亦頗擾於農民句一篇根子

隆按豈為民乎哉反應上動不為身句

褒斜椓嶻嶭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罝師古曰嶻嶭山在京師之北凡言此者亦猶圍之寬廣也所謂嵳嶭山也嶻音才葛反又音五葛反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師古曰莽草也帥軍踤阹錫戎獲胡師古曰踤足蹙之也錫戎獲胡言以所獲胡賜戎狄令胡人獲取之踤音才恤反搤熊羆拕豪豬師古曰搤捉持之也豪豬一名貆也拕音佗貆音完木雍槍纍以為儲胥蘇林曰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槍纍為外儲也師古曰儲胥猶言有餘也服虔曰儲胥言有儲蓄以待所須也槍音千羊反纍音力追反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民三旬有餘其廑至矣師古曰廑古勤字而功不圖師古曰圖謀也言百姓勤勞而不見其功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師古曰乾豆三驅之一也乾豆者言為脯羞以充實豆薦宗廟豈為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罷車甲師古曰罷讀曰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

李善曰尚書曰聖人受命必順斗極宋均常書中候注曰順斗極為政也天官星占曰北辰一名天關又星經曰牽牛一名天關也

宋祁曰摽疑古通用

蒙竊惑焉師古曰蒙自謂蒙蔽也翰林主人曰吁謂之茲邪師古曰謂茲猶云何為如此也吁音于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者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師古曰凡大指也切要也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強秦封豕其士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之應劭曰淮南子云堯之時窫窳封豨鑿齒皆為民害窫窳類貙虎爪食人服虔曰鑿齒齒長五尺似鑿亦食人李奇曰以喻秦貪食其民也師古曰封大也窫音烏點反又窳音愈豪俊麋沸雲擾羣黎為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鉅海票昆侖師古曰票猶言摽動也音匹昭反提劍而叱之所麾城摲邑下將降旗李奇曰摲音車幰之幰師古曰摲舉手擬之也音所陷反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疏飢不及餐鞮鍪生蟣蝨介冑被霑汗師古曰鞮鍪即兜鍪也鞮音丁奚反鍪音莫侯反蟣音居豈反以為萬姓請命乎皇天迺展民之所

所下 服 過 字

高祖五年誅羽自六年至十二年崩凡七歲

尒雅密靜也

東方朔傳孝文皇帝衣弋綈之衣履革舃

睚眦解在杜欽傳

韋昭曰萌〔昭按以上歷叙漢之除患數事莫甚爲安民計也〕人也劉良曰遠人也聖武武帝也

詘振民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師古曰言不穿不敝而已無取紛華也鞜革履音踏〕大夏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卻翡翠之飾除彫瑑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師古曰玉衡天儀也太階解在東方朔傳〕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畔羌戎睚眦閩越相亂遐萌爲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迺命驃衛〔師古曰驃驃姚霍去病衛衛青也〕汾沄沸渭雲合電發〔師古曰汾沄衆盛皃沸渭奮擊皃〕猋騰波流機駭蠭軼〔師古曰猋疾風也騰舉也蠭與鋒同軼過也言如機之駭如蠭之過言其疾也〕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砰轒轀破穹廬〔應劭曰轒轀匈奴車也師古曰穹廬旃帳也轒音扶云反轀音於云反〕腦沙幕髓余吾〔師古曰腦塗沙幕髓入余吾水〕

水言其大破死遂獵乎王廷〔孟康曰匈奴王庭也〕敺橐它燒熐蠡〔張晏曰熐蠡乾酪也以爲酪母燒之壞其養生之具也師古曰熐音覓蠡音黎又音來戈反〕分梨單于磔裂屬國〔師古曰梨與剺同謂剺析也剺音力私反〕夷阬谷拔鹵莽刊山石〔師古曰鹵斥鹵之地也莽草之深者也阬音口衡反莽音莫戶反〕蹂尸輿廝係累老弱〔師古曰言以尸死者則蹂蹍破傷之而行也廝破折也廝音斯累音力追反〕兖鋋瘢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如淳曰兖括也孟康曰瘢耆馬脊創瘢處也蘇林曰以耆字爲著字著音直略之著鏃著其頭也師古曰鋋鐵矜小矛也淫夷過傷也據如孟氏之說則箭括及鋋所中皆有創瘢也於耆而被金鏃過傷者復衆也如蘇氏以耆字爲著字依其所釋則括及鋋所傷皆有瘢又著金鏃於頭上而過傷者亦多矣用字既別分句不同據今書本多作耆字宜從孟說鋋音蟬又音延耆音旨著音竹略反矜音巨巾反〕皆稽顙樹頷扶服蛾伏〔如淳曰叩頭時頭下向則頷樹上向也師古曰樹豎也頷音胡感反服音蒲北反蛾與蟻同蛾伏者言其伏如蟻蟻也〕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師古曰惕息懼而小息也息出入氣也〕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師古曰幽都北方謂匈奴〕回戈邪指南越相夷〔師古

呂向曰成帝之德若此、兼包書學之林、聖人之風如雲靡ゝ而進、

穀梁傳五穀皆熟爲有年、

盩厔有五柞宮

楊慎曰西壓月𩇯東震日域服虔注以爲月所生恐非李太白詩天馬來出月支窟月窟即指西言借日月字以形容威服四夷月氏之國日域指日逐單于也

梅自陵夷而之下至骫屬而錯簡今因正本訂之

李善曰委屬而還謂委積其車連屬而同還也

呂向曰髣髴之間也

文選拮隔作戛擊

（曰漢…傷也）麋節西征，羌僰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師古曰疏亦遠也鄰邑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蹻足抗手，請獻厥珍（師古曰蹻舉也音蹻）使海內澹然（師古曰澹安也）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師古曰靡合韻音武義反）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故意者以爲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師古曰肆放也不放心於險而常思念也）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師古曰竦勸也）振師五莋，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票禽（師古曰校計量也票輕疾之禽也）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師古曰萃集也服虔曰三十六國烏弋最在其西）西厭月𩇯，東震日域（服虔曰𩇯音窟穴之窟月𩇯月所生也日域日初出之處也師古曰厭音一涉反）又恐後世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取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軔，日未靡旃，從者仿佛，骫屬而還（張晏曰從者見彷彿委釋迴旋未及止也日未靡旃不移景也師古曰車不安軔彷彿讀曰髣髴骫古委字）亦所以奉太宗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師古曰虞與娛同合韻音牛具反）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師古曰耰摩田之器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師古曰已解於上也）出愷弟，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磍之虡（師古曰碣磍刻猛獸爲之故其形碣磍而盛怒也鞀古鞀字鞀小鼓也碣音一轄反磍音轄）拮隔鳴球，掉八列之舞（師古曰拮隔擊考也鳴球玉磬也掉搖也搖身而舞也一曰拮隔彈鼓也鳴球以玉飾琴瑟也拮音居黠反）酌允鑠，肴樂胥（張晏曰允信也鑠美也言酌信美之義以當酒師禮樂以爲肴也師古曰小雅車攻之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周頌酌之詩曰於鑠王師小雅桑扈之詩曰君子樂胥故引之爲言也）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祜（師古曰大雅思齊之詩曰雍雍在宮肅肅在廟小雅桑扈之詩曰受天之祜）歌投頌，吹合

李善曰體猶法也禮記曰昭然若發矇矣呂向曰體者爲國之體也

隆按以上叙今之射獵乃安不忘危非徒馳騁誇詡爲也雖爲文過之詞而風諭之意自在

樓昉曰此又是一樣文字體格其實陰寓諷諭之意而陽示漢之進李解疑窮李善本無此

林希元曰此祖東方曼倩答客難枝葉又采過之其一氣運成則不必求中間

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師古曰大雅旱麓之詩曰愷弟君子神所勞矣勞謂勞來之猶勸勉也故雄引之云方將俟元符師古曰元善也符瑞也以禪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稉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夸詡衆庶盛狖玃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子之所能及也迺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師古曰離著也音麗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師古曰泊安靜也音步各反或嘲雄以玄尚白師古曰玄黑色也言雄作之不成其色猶白故無祿位也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師古曰為衆人之綱紀也不

李善曰尚書曰先王肇修人紀孔安國曰修為人綱紀也孔叢子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為於世也東觀漢紀印綬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綬漢景帝紀吏二千石車朱兩轓

文意不過四轉說出人才過世升落之端曲折詳盡盍堅於賓戲亦是祖此孝抑曰解嘲之文千年以來所口誦者人較亦禁倣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而爲之文耳

呂延濟曰忌諱法令煩也不諱謂法令不煩苛也

盧辞治曰揚子雲所嘲真金相玉質之文答難則激予覺服賓戲則過于真擬

李善曰拓落猶言遼落不諧偶也濟曰拓落猶排擯也

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師古曰同行謂同行列也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燿星舌如電光壹從壹衡論者莫當顧而作太玄五千文支葉扶疏獨說十餘萬言師古曰扶疏分布也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師古曰纖微也無倫無等倫也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師古曰拓落不耦也拓音託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師古曰跌足失厝也見誅殺者必流血故云赤族跌音徒結反往者周罔解結羣鹿爭逸師古曰謂戰國時諸侯也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師古曰十二謂魯衛齊楚宋鄭燕秦韓趙魏中山也六七者齊趙韓魏燕楚大國及秦為

蘇林曰連蹇言語不便利也。劉良曰謂往來皆難也

張銑曰伺侯遠國來覲之侯賓也

糾　劉良曰徽繫也製裁也

林希元曰徽以糾墨一句言刑罰散以禮樂二句言教化

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晉灼曰道其分離之意。四分則交五而裂，如田字也。士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師古曰言來去如鳥之飛，各在其所息也。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應劭曰自盛以橐，謂范雎也。鑿坏，謂顏闔也。魯君聞顏闔賢，欲以為相，使者往聘，因鑿後坏而亡。坏，壁也。蘇林曰坏音陪。師古曰又音普回反。是故騶衍以頡亢而取世資。應劭曰衍，齊人也，著書所言皆大事，故齊人曰談天衍。遊諸侯，所言則以為迂闊遠於事情，然終不屈。嘗仕於齊，位至卿。師古曰頡亢，上下不定也。頡音下結反，亢音胡浪反。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張晏曰連蹇，難也。言值世之屯難也。師古曰連音輦。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如淳曰小國也。師古曰騊駼馬出北海上。今此云後陶塗，則是此方國名也。本因出馬，因以為名。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孟康曰會稽東部都尉也。西北一候，敦煌玉門關候也。徽以糾墨，製以質鈇。師古曰言有罪者則係於徽纆，加以鈇鑕也。徽、糾、墨，皆繩也。質，鍖也。鈇，莝刃也。鍖音竹林反。散以禮樂，風以詩書，師古曰風化也。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孟康曰在倚廬行服時。應劭曰漢律以不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師古曰倚廬，倚牆至地而為之，無楣柱。倚音於綺反。

說文曰糾三合繩也。又曰纆索也。公羊傳曰不忍加之鈇鑕。何休註斬腰之刑也

林希元曰此時無所須才，故知愚無所異，白而上無以自見

詩云實惟阿衡，左右商王。便書

鄧防曰當塗者數句即客難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數句意

林希元曰三仁去一段言人才去留係國輕重，蓋矯上文時平無所須才之意

史記蔡澤從唐舉相，舉熟視而笑曰聖人不相殆先生乎云云。後乃代范雎為相

隆被故當其有事一段俱收拾上文

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師古曰八區，八方也。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咎繇，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師古曰縰，韜髮者也。音山爾反。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應劭曰乘鴈，四鴈也。師古曰雀字或作崔，鳥字或作島。島，海中山也。其義兩通。乘音食證反。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晉灼曰摺，古拉字也。蔡澤雖噤吟而笑唐舉。師古曰噤吟，頷頤之貌。澤從唐舉相，謂之曰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曰吾自知富貴。噤音鉅錦反，吟音魚錦反，頷音合，頷音居御反。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

釋褐

李善曰墨子曰傅説被褐帶索以築傅岩武丁得之舉以為三公

呂向曰孔子歴説天下七十君竟不一遇

史記虞卿説趙孝成王再見為趙上卿

按應劭註文字顛倒

呂氏春秋曰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

投迹

林希元曰上世之士一段出前得士者富以下意

林希元曰當今縣令以下説出世變人情無餘意

王褓曰宛舌固聲文選作卷舌

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管仲也）或釋褐而傅（李奇曰傅説也）或倚夷門而咲（應劭曰侯嬴也為夷門卒秦伐趙趙求救無忌將十餘人往謁侯嬴嬴無所改更還嬴咲之以謀告無忌也）或横江潭而漁或七十説而不遇（應劭曰孔子也）或立談間而封侯（服虔曰虞卿也）或枉千乘於陋巷（應劭曰齊小臣稷桓公一日三至而不得見從者曰可以止矣桓公曰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彼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遂見之）或擁篲而先驅（應劭曰鄒衍之燕昭王擁篲為之先驅也 師古曰篲亦帚也所以埽者也）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師古曰信讀曰申）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李奇曰君臣上下有釁罅瑕隙離之漸則可抵而窒之 師古曰窒塞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師古曰辟罪法）是以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師古曰宛屈也固閉也擬疑也）

投迹

李善曰迹謂觀事變而隨行之 莊子曰多物將往投迹者衆

同若淮注同盤謂擬案此言舉而後效也此説亦通

孫輔曰黄老家言

致堂曰熱則火盛

劉良曰天道惡盈鬼神害盈是知高明富貴之家鬼神窺望其室將害其滿盈之志矣

林希元曰是故知玄以下正守玄処

呂向曰吾今世異事変人道大體不殊若使古人易居

林希元曰今子迺以三句即答意雖以首段天下之意

又曰吾亦咲子句総一跌赤族意

鄉使上世之士處虖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師古曰抗舉也謂上之也）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師古曰報聞而罷之）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師古曰炎炎火光也隆隆雷聲也言人之觀火則）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師古曰聽雷謂其盈實終以失收雷聲地藏火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李奇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也）攫拏者亡（師古曰攫拏有搏執也 攫音居縛反 拏音女居反）默默者存（為虛無言極盛者亦滅亡也）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李奇曰或能勝之）今子迺以鴟梟而咲鳳皇執蝘蜓而嘲龜龍（師古曰蝘蜓蜥蜴也 蝘音烏典反 蜓音殄）不亦病乎子徒咲我玄之尚白吾亦咲子之病甚不遭臾跗扁鵲（師古曰二人皆古之良醫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

今世我亦易處昔時亦未知勝否何如

史記范雎至秦因激怒昭王昭王乃免穰侯魏冉逐涇陽君於關外

劉辰曰顩頤口向前引也

折頞謂無鼻莖塌也皆言蔡澤醜貌也

婁敬本挽車之人說高祖曰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即日高祖西入長安

不拔之策言其策定不可移也

林希元曰此下言范蔡等之遇時以解客嘲

林希元曰故有造蕭何一段即前意反倒一倒語不尽相沿文法自李斯陛下致昆山之玉三段來

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髂免於徽索。師古曰徽繩也髂骨也髂音格翕肩蹈背扶服入橐師古曰翕斂也激卬萬乘之主如淳曰卬怒也言秦安得王獨太后穰侯耳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蘇林曰抵音紙界閒其兄弟使疏應劭曰涇陽秦昭王弟貴用事也當也。師古曰言當其際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顩頤折頞涕涶流沫師古曰顩曲頤也音欽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炕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師古曰搤謂急時之咽頸也炕絕也咽音一千反炕音抗時也。師古曰過其時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師古曰中其適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師古曰枹音孚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師古曰得其所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師古曰令其宜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師古曰誖乖也音布內反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師古曰隨從也言蕭何始作規模曹參因而從之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阺隤師古曰阺音氏巴蜀人名山旁堆欲墮落曰阺應劭以為天水隴氏失之矣氏音丁禮反唯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師古曰非唯其人贍知乃會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夫藺先生收功於章臺晉灼曰相如獻璧於此臺師古曰謂齎璧入秦秦不與趙地相如詭取其璧使人間以歸趙也四皓采榮於南山師古曰榮者謂聲名也一曰榮謂草木之英采取以充食公孫創業於金馬晉灼曰公孫弘對策金馬門驃騎發迹於祁連師古曰霍去病也司馬長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師古曰割損也言以肉歸遺細君是損割其名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揚子以為賦者

金日磾張安世許廣漢史恭史高並貴盛同勢

贍足也来迸作膽智

四皓避亂居于長安之南商洛山中

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其山堆傍有崩落者聲聞數百里故曰阺隤

韋昭曰巴蜀名山堆落曰阺

林希元曰為可四句收拾前意止答客嘲范蔡以下何必玄之意

田汝成曰采榮即伯夷采薇鮑焦采蔬蓋采之以為食也山海經藐鎔山有草各榮是也

陸按割名文選作剮名注謂方朔拔劍割肉以歸也

又按此段反覆發明所以作太玄之意可以諒雄不得已之心

孫明復曰子雲太玄非準易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illegible]而作也

劉敞曰參摹者玄首一二三也四分者玄首四重也

宋衷曰雄作太玄以擬易曰潛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于淵神不昧也即易所言洗心退藏神明其德周濂溪氏所謂厥彰厥微匪靈弗瑩者也子雲之于易深矣桓譚以為絕倫張衡以擬五經司馬君實有言揚子雲眞大儒也孔子沒後知聖人之道者非雄而誰其崇尚若此

隆按以上詳太玄之梗槩

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師古曰言專為廣大之言既廼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師古曰言其末篇反從之正道故覽之者仲得浮華而無益於諷諫也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髠優孟之徒師古曰髠孟皆滑稽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而大潭思渾天師古曰潭深也渾天天象也參摹而四分之蘇林曰三析而四分之天之宿度甲乙也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据晉灼曰据今據字也據猶位也處也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顓頊之歷焉揲之以三策蘇林曰三三而分之師古曰揲音食列反關之以休咎絣之以象類晉灼曰絣雜也師古曰絣併也音并播之以人事師古曰播布也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為其泰曼漶而不可知張晏曰曼音滿漶音緩師古曰曼漶不分別皃猶言蒙鴻也曼音莫幹反漶音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晉灼曰攡音離服虔曰掜音晛師古曰攡音摛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師古曰玄中之文雖有章句其旨深妙尚不能盡存故解剝而離散之玄文多故不著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玄大深眾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其辭曰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為眾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師古曰比和也今吾子迺抗辭幽說閎意眇指師古曰眇

隆按歷覽句應觀之者難知亶費句應夸之者難成

讀曰妙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師古曰旁薄猶言蕩薄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師古曰茲益也茲年言其久也不寤不曉其意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師古曰亶讀曰但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師古曰放依也揚子曰俞師古曰俞然也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師古曰麗著也日月星辰之所著也彌廣也普遍也昔人之辭廼玉廼金師古曰言質美麗如金玉也彼豈好為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虯絳螭之將登虖天必耸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攄膠葛騰九閎師古曰攄揚也膠葛上清之氣也騰升也九閎九天之門攄音戲揚音居足反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燿八紘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師古曰嶕嶢高皃浡滃盛皃氣皃歊烝氣上出也嶕嶢音樵堯浡音勃滃音一孔反歊音許昭反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緜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師古曰因而重之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臧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為宰李奇曰造化之神宰割萬物也張晏曰胥相也靡無也言相師以無為作宰者也寂寞為尸李奇曰道化以寂寞為王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師古曰淡謂無至味也大語叫叫大道低回師古曰叫叫遠聲也低回紆衍也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棍於世俗之目師古曰棍亦同也音胡本反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師古曰衍廣也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師古曰徽琴徽也所以表發撫抑之處也追趨逐者隨所趨鄉尚愛嗜而追逐之也趨讀曰趣試為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師古曰揄引也和應也是故鍾期死伯牙

隆按 篇大意總見太玄非庸人所可知故引老子貴知我者希一語結之

方孝孺曰子雲爲此書嘗自擬論語而後世大儒或儕諸荀卿其自擬者僭也儕以荀卿者亦非也蓋子雲措言持論不敢違乎聖人至其爲善惡混之說及以莽玄成與顏子並稱皆其不知而過言耳非若卿之妄也

蔡清曰揚雄識貫幽微傳通百物擬易象著太玄摹魯論爲法言辭辨石難欺悲哉其志也

隆按此體本太史公自序來

絕弦破琴而不肯與衆鼓，優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服虔曰優古之善塗墍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汙有小飛泥誤著其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知匠石之善斲故敢使之也師古曰郢今之仰泥也優拭也故謂塗者爲優人優音乃高反又音迺回反 師曠之調鍾，俟知音者之在後也。應劭曰晉平公鍾工者以爲調矣師曠曰臣竊聽之知其不調也至於師涓而果知鍾之不調是師曠欲善調之鍾爲後世之有知音 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師古曰幾讀曰冀 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師古曰老子德經云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一本貴下有矣字 此非其操與？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師古曰舛相背也 大氐詆訾聖人，即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師古曰詆訾毀也迂遠也析分也詭異也言諸子之書大歸皆非毀周孔之教爲巧辯異辭以撓亂時政也訾音紫迂音于撓音火高反其字從手 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法言文多不著，獨著其目。

李軌曰倥侗無知也顓蒙頑愚也

宋咸曰誕章乖離當爲一句言自仲尼之後詭誕之章作而乖離於道微善也諸子謂吾道之諸子也

又曰凡事有本有真正道之事當在己意自布行之

宋咸曰姦謂侵壞罔謂誣罔

惚恍無形也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鄭氏曰童蒙無所知也師古曰倥音空侗音同 恣于情性，聰明不開，訓諸理，師古曰訓告也 譔學行第一。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師古曰言自周公以降至於孔子設教垂法皆帝王之道 然後誕章乖離，諸子圖微，師古曰言其後虛誕益章乖於七十弟子所謀微妙之言 譔吾子第二。

事有本真，陳施於億，李奇曰布陳於億萬事也 動不克咸，李奇曰不能皆善也 本諸身，譔修身第三。

芒芒天道，在昔聖考，李奇曰聖人能成天道 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蘇林曰罔誣也言不可作姦誣於聖道 譔問道第四。

神心忽恍，經緯萬方，師古曰忽讀與惚同 事繫諸道德仁誼禮

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故孫順乎不虞之非理

宋咸曰言幽深弘大之言縱横量度之制皆絕去近言始得諸正

沈津曰觀問明篇明哲煌煌云者蓋所謂明哲保身之旨也世議者投閣美新煌煌何在余以爲此正其遜不虞以保命者也豈真以莽賁爲可相周旋乎

明哲煌煌，旁燭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李奇曰常行遜順備不虞。譔問明第六。

假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師古曰假至也幽弘橫廣，絕于邇言。李奇曰聖過近世人之言也譔寡見第七。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羣倫，經諸范。師古曰范經常也　本篇作範譔五百第八。鄧展曰五百歲聖人一出也

立政鼓眾，動化天下，莫上於中和，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鄧展曰鼓亦動也師古曰哲知也譔先知第九。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師古曰言志業不同也一槩諸聖。師古曰以聖人大道槩平譔重黎第十。

仲尼之後，訖于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師古曰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質譔淵騫第十一。

宋咸曰檢押猶法度也司馬光曰當作檢柙隱栝說文曰隱栝也徐鉉曰隱審也栝檢栝也即正邪曲之器也

凌約言曰班史取雄自序爲贊又是一格

曾鞏曰雄遭王莽之際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辱于仕莽而就之所謂明夷也然雄之言著于書傳著于史者

君子純終領聞，師古曰純善也領令也聞名也言君子之道能善於終而不失令名也蠢迪檢押，師古曰蠢動也迪道也由也檢押猶隱括也言動由檢押也音狎旁開聖則。譔君子第十二。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驩心。譔孝至第十三。

贊曰：雄之自序云爾。師古曰自法言目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也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眾，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迺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

曶忽同輕忽不重也

隆按人皆曶之卽太玄引老聃貴知我者希之旨

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師古曰九州之箴也。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曶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師古曰棻亦分字。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師古曰不須奏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師古曰使人密問之。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師古曰古文之異者。雄不知情。師古曰不知獻符命之事也。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淸靜，作符命。師古曰以雄解嘲之言譏之也。

按韓文卷十七與馮宿論文書曰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

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服虔曰芭音葩。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師古曰言無奈之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師古曰瓿音部小甖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

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師古曰謂道德經也。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

度音徒過也

隆按論不詭於聖人與老聃溥仁義非孔學二句相顧

劉敞曰絕讀如春秋貶絕之絕

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師古曰詭違也聖人謂周公孔子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師古曰絕謂無胤嗣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七下　終

索隱曰七十餘君後之記者失辞也云云縱歷小國亦無七十餘君也　愚按莊子天運篇孔子曰奸者七十二君

隆按此傳大旨雖本史記原文而損益之而首叙六藝興廢及後叙諸經師授受處較史記更詳密

楊慎曰班史既列儒於九家復作儒林傳則固之學所以幾乎道也其叙謂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故其倫述孔子以來所傳受夫博士弟子所習業為之傳則與九家所稱儒者異矣抑其曰儒林曰藝文亦自有別云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八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儒林傳第五十八

古之儒者博學虖六藝之文師古曰六藝謂易禮樂詩書春秋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是應聘諸侯以荅禮行誼師古曰荅禮謂有問禮者則為應荅而申明之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厄陳奸七十餘君師古曰奸音干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究觀古今之篇籍迺稱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

諸儒皆以此富貴爲寶、是故有七十餘君之失辞耳

陞按皆因近聖之事二句結應上文先聖所以明天道等句

哉吾從周於是敘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 師古曰謂治正之 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 師古曰編所以聯次簡也傳謂彖象繫辭文言說卦之屬 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氂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黜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猶弗廢至於威宣之際孟子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 鄧展曰威宣謂齊二王 及至

博 戍

師古曰敺與驅同適讀曰謫

苐坤曰孔子遺教隆替於是上史記有故孔子位陳一段申言齊魯間文學出於天性以引起下文恐不可少

師古曰言少用文學之士

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爲涉博士卒與俱死 師古曰孔光傳云鮒爲陳涉博士死陳下今此云孔甲將名鮒而字甲也 陳涉起匹夫敺適戍以立號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 師古曰喟然歎息貌 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 師古曰言陳孫盧綰韓信黥布之徒相次反叛征伐也 亦未皇庠序之事也 師古曰皇暇也 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

戍

史記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寫者誤脫正博二字

師古曰鄉讀曰嚮

隆按漢興上史記有今上一段班史易以漢興二字喚起不如史記明晳又按先以五經大師總提於此為根而後枝分而敘之一一與此段相喚應洪邁曰尚論古人者如漢史所書於武帝則譏其好大喜功窮奢極侈罷生民於塗炭於田蚡則誣其貪貨驕溢以肺腑為相殺竇嬰灌夫於公孫弘則云性意忌外寬內深飾詐欲名不為賢大夫所稱述然予則以為唐虞三代以來稽古礼文之事得以不廢今之所以識聖人至道之要者實本於此史稱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號令文章煥焉可述蓋已不能盡其美然則武帝奢泰固貽患於一時蚡弘之為人得罪於公論而所以扶持聖教者乃萬世之功也

立濤曰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去至是武帝因公孫弘請為博士官置弟子史言武帝所謂興太學者此也漢以後有太學始此而史不明言其事考三輔黃圖太學東長安西北七里則太學實建於此

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師古曰具官謂備員而已 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師古曰申公名培公者其號也培音陪 燕則韓太傅；師古曰韓太傅名嬰也 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師古曰自此以下皆弘奏請之辭 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師古曰詳悉也方道也有道及博聞之士也 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師古曰舉遺謂經典遺逸者求而舉之 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

師古曰繇音由從也

里之化，以厲賢材焉。師古曰厲勸勉之也一曰厲砥也自此以上弘所引詔文 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師古曰臧孔臧也 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師古曰言皆有教道之也 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脩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師古曰聞謂聞其部屬有此人也令相侯相長縣長丞縣丞也二千石謂郡守及諸王相也 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師古曰隨上計吏俱至京師 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

劉敞曰所闕屬上句

劉攽曰此緣小吏不能究宣詔書故使文學士布在州郡然頒解未悉今區別言之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者言治禮掌故令在也留而遷常留滯令遷之請選擇其秩至大行卒史句言文學掌故留滯者比二百石以上及百石通一藝皆補爲大行卒史也比百石以下

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太常籍奏師古曰爲名籍而奏之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師古曰謂列其能通藝業而稱其任者奏請補用之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師古曰下謂班行也明天人分際師古曰分音扶問反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師古曰言詔辭雅正而深厚也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師古曰言治禮掌故之官本以有文學習禮義而爲之又所以遷擢留滯之人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太行卒史師古曰左右內史後爲左馮翊右扶風而大行後爲大鴻臚也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師古曰內地之郡郡各補太守卒史二人也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蘇林曰屬亦曹史今縣令文書解言屬某甲也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師古曰

至遷郡一人句言文學掌故之在百石者與吏古古同也先用誦名者此數品先用誦多者也不足擇掌故言此數品不足則擇見方爲掌故也以補中二千石屬者以與已同言自此二百至此百石卒史皆已而臨二千石屬也有椽有屬卒史遷而爲屬遷文學掌故補郡屬者郎不足所擇用故但得爲郡屬也備負者總言此二者皆備員也

苐坤曰六藝之學當史遷時漢惠文以後如蘭芽故其號當時師門授受之旨屬不如漢書詳

備員者示以升擢之非藉其實用也請著功令師古曰新立此條請以著於功令功令篇名若今選舉令它如律令師古曰此外並如舊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師古曰商瞿姓也瞿音衢以授魯橋庇子庸師古曰姓橋名庇字子庸庇音必寐反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師古曰馯姓也音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

盧舜治曰漢初言易始于田何之十二篇以授丁寬再傳而得魯之孟喜齊之梁丘賀

隆按言易本之田何應前言易自淄川田生句

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爲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絶也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師古曰高祖用婁敬之言徙關東大族故何以舊齊田氏見徙也初徙時未爲杜陵蓋史家追言之也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師古曰田生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四人四人皆著易傳也子中王同字中讀曰仲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爲太中大夫齊即墨成至城陽相師古曰姓即墨名成廣川孟但爲太子門大夫魯周霸莒衡胡師古曰莒人姓衡名胡也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師古曰令罷去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師古曰言丁寬得其法術以去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

隆按結髮事師應前爲弟子條

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師古曰故謂經之指趣也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師古曰碭者梁郡之縣音唐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施讎字長卿沛人也沛與碭相近讎爲童子從田王孫受易後讎徙長陵田王孫爲博士復從卒業與孟喜梁丘賀並爲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爲少府事多迺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薦讎結髮事師數十年師古曰言從結髮爲童丱即從師學著其早也賀不能及詔拜讎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師古曰三輔故事云石渠閣在未央殿北以藏秘書也讎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爲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爲九卿宣大司空禹宣

隆按易雖以土筮存而孟喜之易多言陰陽災變之說梁丘氏之學又本於京房十技之流故曰九師興而易道微

茅坤曰漢時師門相授受而相矜相儆難也如此

茅坤曰世之邪妄怪異者爾賓者猶時有之故曰小言破大道

皆有傳曾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師古曰姓毛名莫如字少路】琅邪邴丹曼容著清名莫如至常山太守此其知名者也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師古曰人以卿呼之若言公矣】善為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厀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師古曰為光榮也】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師古曰同門同師學者也疏通也證明也】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為易飾易文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師古曰易明夷卦彖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而六五爻辭曰箕子之明夷利貞此箕子者謂殷父師說箕子者也而賓妄為說耳荄茲言其根荄方茲茂也荄音該又音皆】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師古曰心不服】云受孟喜喜為名之【師古曰名之者承取其名云賓授也】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仞【師古曰仞亦名也仞音刃】以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為郎曲臺署長【師古曰曲臺殿名署者其事也】病免為丞相掾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師古曰兄讀曰況】皆為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學

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也以能心計為武騎從大中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師古曰自別一京房非焦延壽弟子為課吏法者或善學誤耳不當為京房】房出為齊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時為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為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師古曰為諸侍中說經為教授】以召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

歐与驅同旄頭解在東方朔傳

劉奉世曰代當作授後人誤改之代充宗者召信臣非臨也

為郎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師古曰行謂天子行也）先敺旄頭劍挺墮墜（師古曰挺引也劍自然引拔出也）首垂泥中刃鄉乘輿車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師古曰霍光傳云任宣霍氏之壻此云外孫誤也）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郎間（師古曰郎著皁衣故章玄服以廁也）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說為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孰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為少府駿御史大夫自有傳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師古曰姓士孫名張字仲方）沛鄧彭祖子夏齊衡咸長賓張為博士至楊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家世傳業彭祖真定太傅咸王莽講學大夫繇是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

晁補之曰易學自商瞿至于孟喜書授受甚明房受之喜而翟牧輩抑以為非劉向亦疑托之孟氏今以當時之書驗之蓋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同為一家之學則其源委孰可誣哉

吳訥曰雖章句可以解經而彖象繫辭文言何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師古曰延壽其字名贛）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為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師古曰黨讀曰儻）託之孟氏不相與同房以明災異得幸為石顯所譖誅自有傳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皆為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學。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為郎至單父令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

以解也後以三字當坑

茅坤曰漢時經學以得立學官為顯

隆按聞伏生治之應詔言書自濟南伏生句

盧舜治曰漢初言尚書始於伏生之二十九篇以授張生而魯之夏侯勝夏侯建齊之倪寬歐陽歙皆源流于張生

說上下經琅邪王璜平中能傳之師古曰中讀曰仲璜又傳古文尚書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康以明易為郎永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謀舉兵誅莽事未發康候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以為惑衆斬康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

伏生濟南人也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云師古曰嘉賈誼之孫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自有傳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為博士師古曰名高字子陽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為博士論石渠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

史記以敎下有矣字諸本皆脫

矣

隆按夏侯勝京房業有本傳而儒行傳復詳次之近乎重複若張禹兒寬輩僅志姓名與所師爾

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爲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自有傳翁生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爲博士勝右扶風自有傳而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普爲博士宣司隷校尉自有傳徒衆尤盛知名者也　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簡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傳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周堪字少卿齊

茅坤曰許商安自標榜以附于孔門

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爲博士堪譯官令論於石渠經爲最高後爲太子少傅而孔霸以太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即位堪爲光祿大夫與蕭望之並領尚書事爲石顯等所譖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愍之迺擢堪爲光祿勳語在劉向傳堪授牟卿及長安許商長伯牟卿爲博士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傳子光亦事牟卿至丞相自有傳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爲算著五行論曆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爲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爲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爲政事齊炔欽幼卿爲文學（師古曰依孔子弟子顔回以下爲四科炔音桂）王莽時林吉爲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爲博士徒衆尤盛章爲王莽所誅　張山拊字長

隆按倫識谷永既見寬中獨尊重於當時云又按死則異其禮謚此疏根本

賓平陵人也師古曰拊音膚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至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無故善脩章句爲廣陵太傅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師古曰言小夏侯本所說之文不多而秦恭又更增益故至百萬言也爲城陽內史倉以謁者論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爲騎都尉自有傳寬中有儁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甚尊重會疾卒谷永上疏曰臣聞聖王尊師傅褒賢儁顯有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謚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師古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事見尚書大傳與古文尚書不同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謚著爲後法。師古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叔發也文子卒其子請謚於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餓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謂夫子貞惠文子事見禮記檀弓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夭年孝宣皇帝愍冊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師古曰論語云文學子游子夏商子夏名偃子游名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師古曰嚴與儼同眇讀曰妙入則鄉唐虞之閎道王法納乎聖聽師古曰閎大也言陳聖王之法聞於天子也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列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散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師古曰司徒掌禮教之官言寬中學行堪爲之也家臣若今諸公國官及府佐也卒然早終尤可悼痛臣愚以爲宜加葬禮賜之令謚以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上乎賵寬中甚厚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

馬端臨曰按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注言玄宗詔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隷書也唐所謂古文者隷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

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賓爲博士尊王莽太傅玄承
帝御史大夫至大官知名者也　孔氏有古文尚書
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
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
大夫授都尉朝服虔曰朝名都尉姓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
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
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師古曰少子常字也
以明穀梁春秋爲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虢徐
敖敖爲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
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
師璜惲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
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
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

並　蒲浪切　蚌音　中

獨王　史記註徐廣曰魯恭王也

隆按申公魯人應前言詩於魯則申培生句盧舜治曰漢初言詩則申公在魯以魯詩名轅固在齊以齊詩名而王式之魯匡衡之齊要之各有所本然王通氏曰齊魯毛韓詩之末也豈以漢儒窮經之學無益於三百篇之旨乎

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師古曰以霸私增加分析
故與中書之文不同也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尊氏樊
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師古曰存者立
其學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
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呂
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
學師古曰郢即郢客也元王薨郢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傅太子
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師古曰患苦也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
師古曰胥靡相係而作役解具在楚元王傳也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
身不出門復謝賓客師古曰身既不出門非受業弟子其它賓客來者又謝遣之不
與相見也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
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亡傳師古曰口說其指不爲解說之傳

日知錄謂不必皆有行誼而多顯官

胡寅曰申公之言當矣第未知所謂力行者何事爾申公開端而末若武帝[illegible]意而不問惜哉呂祖謙曰觀此則武帝以尚書為樸學不足怪也

傳疑者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為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為新垣平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碭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內史（李奇曰姓闕門名慶忌）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眾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李奇曰免中邑名也）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晉灼曰大江公即瑕丘江公也以異下博士江公故稱大）又治禮至丞相傳子玄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由是魯詩有韋氏學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為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群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

頌容同、見于下

黃履翁曰式傳謂丘為區是以意而釋也隆按叙唐褚两生以應選詣博士與式以兩生之薦徵來摹寫一時情景宛然傳者之風

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李奇曰長安名）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摳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如淳曰齊俗以不知為丘也師古曰非也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欲遵此意故效孔子自稱丘耳）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為博士（師古曰下除官）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師古曰為魯詩者所宗師也）

劉敞曰尋文士下客字驪駒者將歸之歌主人無所歸不當歌也

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如淳曰其學官自有此法酒坐歌吹以指樂也）歌驪駒（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也）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文穎曰庸用也主人禮未畢且無用歸也）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師古曰於經何所有此言）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師古曰意怒故發言言狗者輕賤之甚也）式恥之陽醉逿墬（師古曰逿失據而倒也逿音徒浪反）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彊勸我竟為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於家張生唐生褚生皆為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為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琅邪王扶為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為博士由是張家有許氏學初薛廣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

六韜曰冠雖弊礼加之于首履雖新法踐之于地

韓非子曰冠雖穿弊必戴之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于地

隆按轅固齊人應前言詩於齊則轅固生句又按黃生之論本叩馬之諫也論湯武者以孔子順天應人而折衷之斯無遺議矣

廣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守皆有傳◎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迺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師古曰見太公六韜)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必若云(師古曰謂必如黃生之言)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師古曰馬肝有毒食之喜殺人幸得無食言湯武為殺是背經義故以為愚也)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師古曰家人言僮隸之屬)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服虔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也)迺使固入圈擊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辠迺假固利兵(師古曰假給與也利兵兵刃之利者)下固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辠後上以固廉直拜為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師古曰言深憚之)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自有傳◎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為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為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皆有傳衡授琅邪師丹伏理斿君潁川滿昌君都君都為詹事理高密太傅家世傳業丹大

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

史記不為愚下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

劉敞曰知味者不必食馬肝學者不必論湯武此欲令學者皆置之耳

師古曰悍勇銳

隆按韓嬰燕人應前言詩燕則韓太尉句
沈津曰今所存惟外傳而多雜說不專解詩亦非詩人之義第文辭清婉有先秦風

司空自有傳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衆尤盛○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師古曰賁音肥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有傳誼授同郡

隆按魯高堂生應前言禮則魯高堂生句
屠舜治曰漢初言禮始于高堂生之十七篇其後后蒼最明其業而大小戴繼之然天子諸侯之禮一切置而不講而徒推士禮以達天子之

食子公與王吉吉爲昌邑王中尉自有傳食生爲博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爲博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徒衆尤盛○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蘇林曰漢舊儀有二郎爲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魯學之師古曰頌讀與容同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師古曰延及襄二人襄其資性善爲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爲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爲禮官大夫師古曰姓

音容

戴聖事蹟見何武傳

禮徒天下後世不見聖人之全經故曰大戴小戴禮之衰也

鄭樵曰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至劉向所校經籍因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孔子三朝記王史氏記樂記凡五種合三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繁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

公戶名滿意也與桓生及單次凡三人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為頌者由徐氏○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為名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授沛聞人通漢子方如淳曰聞人姓也名通漢字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為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師古曰子孫字仁為大鴻臚家世傳業榮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胡母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

彭祖

隆按胡毋生齊人應前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句與董仲舒同業應前於趙則董仲舒句

劉敞曰之字衍

凌約言曰漢初言春秋者江公受學于申公而以穀梁名胡毋生見推于仲舒而以公羊名而榮廣之穀梁呂步舒之公羊各有所受云

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為江都相自有傳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師古曰遂謂名位成達者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為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眭孟眭孟為符節令坐說災異誅自有傳○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為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為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劉子翬曰漢儒雖盛若彭祖者可不謂有守之士耶彼夏侯勝謂明經取青紫劉歆謂玄易于利祿其言鄙矣

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脩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琅邪王中、師古曰中讀曰仲爲元帝少府、家世傳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爲荊州刺史、文東平太傅、徒衆尤盛。雲坐爲江賊拜辱命、下獄誅。師古曰逢見賊而拜也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眭孟姊子也。家貧、爲學精力、官至齊郡太守丞、後爲仇家所殺。安樂授淮陽泠豐次君、師古曰泠音零淄川任公。公爲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眭孟、至御史大夫。疏廣事孟卿、至太子太傅、皆自有傳。廣授琅邪筦路、路爲御史中丞。禹授潁川堂谿惠、師古曰姓堂谿惠授泰山冥都、都爲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路授孫寶、爲大司農、自有傳。豐授馬宮、琅邪左咸。

隆按公羊穀梁互有得失江胡二子五相抵斥故曰三傳作而春秋散

隆按此叙公羊穀梁遞相興衰及諸儒並論異同處

咸爲郡守九卿、徒衆尤盛。宮至大司徒、自有傳。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師古曰比次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師古曰孟等窮屈也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師古曰姓丁名姓字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爲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

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廼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
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
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爲穀梁者。
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廼以千秋爲郎中戶將。師古曰、戶將、官名。解在楊惲蓋寬饒傳。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
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
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
士復死。廼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師古曰、保宮、少府之屬官也。本名居室。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
歲。皆明習。廼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
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
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師古曰、輓音晩。穀梁議郎尹更
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

隆按、慶姓以下一段見穀梁終篇。於公十云。
又按、古本作由章。考風俗通云、漢有由章、至長沙太傅。恐當作由章。

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
師古曰、使者謂當時詔遣監議者也。內謂引入議所也。公羊家既請內許廣、而使者因並內王亥也。議
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
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爲博士。師古曰、周慶丁姓二人也。姓至
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師古曰、姓申、名章昌、字曼君。爲博士
至長沙太傅。徒衆尤盛。尹更始爲諫大夫長樂戶將。
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
方進、琅邪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自有傳。房
鳳字子元。不其人也。師古曰、琅邪之縣也。其音基。以射策乙科爲
太史掌故。本太常作大 太常舉方正、爲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票
騎將軍王根奏除補長史。薦鳳明經通達、擢爲光祿
大夫。遷五官中郎將。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如淳曰、平成太后之親也。內卿謂光祿勳治宮中。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

茅坤曰賈誼所爲左氏傳訓故今不傳

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語在歆傳。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等補吏，龔爲弘農，歆河內，鳳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爲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爲蕩陰令，授淸河張禹長子。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史，數爲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望之爲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

茅坤曰按漢當秦火燔經後廣立學官以開六藝之傳故武昭宣元成哀之際並以明經顯而師各守其說以相授受故史遷始序之班固漢書又從而詳之然特條次其官爵與授受之系而已而於六藝中之得失大旨固不能別而言之也嗟乎昔人謂秦燔經而經存漢窮經而經亡豈亦稍見其概者歟

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師古曰言爲經學者則受爵祿而獲其利所以益勸 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如淳曰雖有虛妄之說是當在其中故兼而存之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八　終

隆按此傳止次漢興循吏而不及戰國以上與史記不同

侯一元曰始余讀班氏書其言循吏之政人人殊至其仁心爲質不尚細苛以禮齊民不爲苛簡未嘗不同趣而合轍也

王世貞曰讀漢宣帝紀稱其綜核名實錯用法理而趙京兆廣漢以銳精應之一時聲稱赫赫冠天下然不能深中帝心而其所尊寵者廼在龔渤海黄潁川彼其敦本節嗇興教禮讓義若欲緩收吏治之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九

呉興後學淩稚隆輯校

循吏傳第五十九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曹以寛厚清靜爲天下帥（師古曰帥遵也）民作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于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呉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内改法度民用彫敝姦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孫弘兒寛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寛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内虚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

效而不盡用其木其民之應文顧不後於京兆而思以心報二公何也亦可以深長思矣

王宗沐曰考漢書所載循吏僅僅六人而本傳獨詳其治行不云其若何率先縣邑共成之也豈漢道襍不雅馴而其于以道洽下稱師帥者以不不乃歟

王禕曰季札云小雅其周之衰乎王通云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蘇軾謂札所謂衰蓋不親文武成康之盛也通所謂盛言文武餘烈不忘也然則班固之謂盛亦猶小雅爲周之盛乎

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擧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師古曰仄陋言非正統而身經微賤也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師古曰謂郡守諸侯相以爲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師古曰所表謂增秩賜金爵也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若趙廣

王維楨曰末一段立循吏傳大旨

茅坤曰文翁守蜀君於文學上注精神故其治行多當世而篇中亦能摹寫種種風神特相稱

王世貞曰予嘗怪班氏述趙京兆二三君發摘鉤擿中人之陰若鬼神焉而班氏語津津亦無容口至其著循吏傳獨以與文翁龔遂黃其與禮敎讓清淨不擾世儒類能言之然獨赫赫者聲奪矣甚哉班氏之深於吏也

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師古曰廩廩有風采也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擧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師古曰少府郡掌財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刀凡蜀刀有環者也布蜀布細密者也二者蜀人作之皆善故賫以爲貨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師古曰郡中高職也用次察擧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師古曰學官學之官舍也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師古曰下縣四

隆按仁愛好教化是虛語下即其實也
唐順之曰敘興學一事

隆按有孝文之仁厚則有文翁之德讓有孝宣之綜核則有王成之勞來顧上之倡導何如爾此班掾之微意哉

隆按成以僞增蒙顯賞當時已得其情矣班史何以次之循吏豈所謂治甚有聲者別有偉績之可紀耶則傳又何以寥寥也
唐順之曰敘事不見于詔見之

郊之縣非郡所治也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
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師古曰便坐別坐可以視事非正廷
也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
教令出入閨閤師古曰閨閤內中小門也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
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
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
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
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
化也師古曰文翁學堂于今猶在益州城內
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
褒之地節三年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
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
占八萬餘口師古曰隱度名數而來附業也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

盧舜治曰宣帝褒王成所謂執一實以御百虛

隆按黃霸長于治郡而不長于為相以故班掾附之循吏而不為別立一傳云
許應元曰入錢賞官與入穀沈黎郡一意

二石

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
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
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
虛名云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以豪桀役使徙雲陵師古
曰身為豪桀而役使鄉里人也霸少學律令喜為吏武帝末以待詔
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坐同產有罪劾免師古曰同產謂兄弟
也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曰三輔郡
得仕用他郡人而卒史獨二百石所謂尤異者也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署
右職師古曰右職高職也使領郡錢穀計師古曰計謂簿
書正以廉稱察補河東均輸長師古曰以廉見察而遷補復察廉
為河南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內敏師古曰內敏心思捷疾也又
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眾為丞處議當於法

唐順之曰霸之寛和不足為難在是時為難耳
隆按此寛和為名句是一篇骨子

隆按此段正霸寛和處

李東陽曰史稱霸枘用損于治郡尤以鶡雀為覇第予謂自漢以來論學者多以災祥為理道霸在獄中受書夏侯勝之論洪範固是學也故謂霸學之不純則有之若謂其

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
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
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
群下繇是俗吏尚嚴酷以為能而霸獨用寛和為名
會宣帝即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
平召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師古曰此廷中謂廷尉之
中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廷中師古曰大議總會議也此庭中謂朝
廷之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
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
再踰冬積三歳迺出語在勝傳勝出復為諫大夫令
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上擢霸為揚
州刺史三歳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
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

緹丹黄色

以偽先天下如張敞者所論不已過乎

隆按此段亦霸寛和處
唐順之曰諸事并在一時

隆按陰伏參考句是綱不文嘗欲有所司察至盜賊日少即其目

茅坤曰陰伏參考乃俗吏出精神所注處然名賢大儒則恥之矣

王維楨曰陰伏參考類黄漢時

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
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師古曰不令百姓皆
知也太守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
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師古曰郵亭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亦如今之驛
館矣鄉官者鄉所治處也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
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
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
煩碎師古曰米鹽言雜而且細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
次尋繹師古曰繹謂抽而出也問它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
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師古曰屬戒也周密不泄漏也吏
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師古曰攫搏持之攫音钁民
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
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

若

發姦擿伏若為
矣循吏不尓也

隘按行教化二
句是綱下文長
吏許丞一段即
其目

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豪氂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師古曰識記也吏民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其用何術也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師古曰不欲易代及損傷之也長吏許丞老病聾如淳曰許縣丞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師古曰緣因也因交代之際而棄匿簿書以盜官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

隘按外寬即上
以寬和為名內
明即上明察內
敏得吏民心即
上吏民愛敬

茅坤曰宣帝欲
意在宣布詔令
唐順之曰叙中
不見宏詔息之

唐順之曰用斷
語叙事
李攀龍曰黃在
孝宣之世承孚者
後師旅之後黃

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孟康曰關西人謂補滿為適馬少士多不相補滿也劾乏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眾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丙吉為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戶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

次公爲潁川所務耕桑節用之時或將隱伏使吏人去入屯部盜賊日少三老力田孝弟有行義而民皆鄉教化使天子得供力於邊圍亦甚行其志也即使次公爲相總紀綱號令亦無以自見爾豈得謂功名損於治郡時損邪

崇坤曰用敞奏暗指上面詔語

楚盛曰黃霸只是州郡之才爲宰相而專鉤距固無如詩精神天下亦將無所容而弊將不勝其多矣若丙吉則又傷於大體矣

隆按丞相圖議一

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蘇林曰今虎賁所著鶡也師古曰蘇說非也此鶡音芬字本作鴔此通用耳鴔雀大而色青出羌中非武賁所著者也武賁鶡者色黑出上黨以其鬬死不止故用其尾飾武臣首云今時俗人所謂鶡雞者也音曷非此鴔雀也霸以爲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師古曰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爲殿不必宮中也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爲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師古曰凡言條者一一而疏舉之若木條然皇天報下神雀後知

上奏應上議欲以聞句

隆按崇實去僞是此奏大指第援張湯以例霸則過矣

王維楨曰班掾王霸傳中詳次張敞一奏亦只是借其言以發明霸之吏治相業總屬虛名

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爲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群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爲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師古曰不雜爲淳以水澆之則味漓薄樸大質也割之則散也並行僞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爲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僞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僞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師古曰軼過也音逸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

方孝儒曰宣帝之責志以為漢家自有制度從事乎督責苛刻之間而忘興教化之說久矣敞之言正與帝意合故帝信敞不疑而尤霸之非
茅坤曰霸之薦高其為推轂耳而帝督過之宜矣

陸按自京兆尹張敞起至不敢復有所請皆言霸相業不及處足上文功名損於治郡句意曾須之曰然自漢興句掉尾語

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 師古曰檢局也 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 師古曰奸求也音干 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慙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帥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亡冤刑邑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 師古曰言欲拜將相事自在朕也 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 師古曰親知其材質 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 師古曰乃得免罪 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為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謚曰定侯霸死後樂陵

陸按樂陵侯高竟為大司馬了所案
茅坤曰以霸為首者由其能持寬和於嚴酷時故也語曰鐵者用潛棟信矣

陸按從杜陵首尾句湛
茅坤曰循吏中之篤行者
陸按此傳全用正筆
陸按吏民愛敬後民為立祠張本

侯高竟為大司馬 師古曰更著此者亦言霸奏高為太尉適事宜也 霸子思侯賞嗣為關都尉薨子忠侯輔嗣至衛尉九卿薨子忠嗣侯訖王莽迺絕子孫為吏二千石者五六人始霸少為陽夏游徼 師古曰游徼主徼巡盜賊者也 與善相人者共載出 師古曰同乘車 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即娶為妻與之終身為丞相後徙杜陵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 師古曰仁愛於人而安利也 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為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為人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

隆按亡彊外之交應上不可交以私句

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匈臆約結固亡奇也師古曰約屈也雖有亦安所施師古曰言在遠郡無所展效也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師古曰司農主百穀故云周稷之方猶飢者甘糟糠穰歲餘粱肉何則有亡之埶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蘇林曰魏無知也韋昭曰無知字也師古曰倩士之美稱故云魏倩也而韋氏便以為無知之字非也譬猶謂淮陰為淮陰直甫豈字直乎且次下句云賴蕭公而後信亦非信之字也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師古曰信謂君上所信任也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師古曰言能自達也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絜守節退食自公亡彊外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

隆按傳末次邑自言葬我桐鄉作結安與傳首相應

隆按遂傳作兩截看先總叙事昌邑一節而後及之治渤海事班史傳之循吏則所重在渤海云
又按遂為人至面刺王過一段先虛說以後三段乃其實也

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師古曰離亦遭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師古曰嘗謂蒸嘗之祭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為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為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師古曰蹇蹇不阿順意也易曰王臣蹇蹇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嘗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厀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

隆按引膠西王亦欲監不遠之意根上內諫爭於王一句來

西王所以爲無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爲擬於桀紂也得以爲堯舜也王說其諂諛嘗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是師古曰唯用得之邪言故至亡今大王親近群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愼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廼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久之宮中數有妖怪王以問遂遂以爲有大憂宮室將空語在昌邑王傳會昭帝崩亡子昌邑王賀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衞尉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爲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師古曰謂新居喪服日與近臣飲食作樂鬬虎豹召皮軒車九流驅馳東西所爲誖道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

茅坤曰人事與氣化相爲乘除

隆按遂以爲有左右根上陳禍福一句來

又按見安樂流涕根上外責傅相一句來

王慎中曰龔遂之對古今名言

恐知身死爲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即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群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爲城旦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師古曰左右謂側近相次者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師古曰勝謂以威力克而殺之安謂以德化撫而安之上聞遂對甚說荅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

履舜治曰至渤海以下正叙其便宜從事處
刘奉世曰盗賊與刧略史以爲二事故前云盗賊亦皆罷後云刧略者去兵未總云於是盗賊悉平師古解罷爲疲乃非遂功矣當如字讀之
薛應旂曰成都親夷文翁至而悉皆與等渤海弄兵龔遂至而盗皆爲農二子夫人所知也㫖當矜技能炫智術而鼓舞更張以易其視聽圖其利害哉夫亦悃愊無華不墮乎忠信爲敬之計而廢哉乎古之所謂才耳

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黄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勑屬縣悉罷逐捕盗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師古曰鉤鎌也持兵者廼爲盗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盗賊亦皆罷師古曰言爲盗賊之心亦罷厭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盗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廼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䪥五十本葱一畦韭師古曰每一口即如此種也家二母彘五雞師古曰每一家則如此蓄之也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師古曰趨嚮也秋冬課收斂益畜

唐順之曰波及王生
茅坤曰此只了渤海一段案却是因王生入又帶奇耳若曰波及王生則重在至生非了渤海案矣
臣祖謙曰王生勸龔遂歸德於上則是絶星賜劾趙玄國歸功於二將則非
茅坤曰遂龜老其筆本經術而明于天下之大計者帝不以之經紀政府而以之爲水衡時令親近以寵之其不知大計甚矣
隆按年老應前年七十餘句
隆按叙信臣治

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師古曰菱芰也芡雞頭也勞來勸勉也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耆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云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宮館爲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以官壽卒師古曰以壽終而卒於官也

上蔡治零陵治南陽並用歷語而于為人以下方總実其所治之事亦一格也

隆按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二句一傳綱領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爲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爲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爲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略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師古曰言休息之時皆在野次）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師古曰閼所以壅水音一曷反）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師古曰言用之有次第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荊州刺

隆按奏信臣二句時應好為民興利二句

盧舜治曰班史循吏六人文帝居其一而宣帝居其五可以驗兩君之治

隆按孟堅叙漢良吏悉與孝校廣衛蕃增戶口買牛犢巡行阡陌灌溉畝為元元立教養之法較之太史公沾上引叔教輩功相萬也

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竟寧中徵爲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太半太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師古曰廡周室也茹音人庶反廡音舞）晝夜𤏲蘊火待溫氣乃生（師古曰𤏲古然字蘊蓄火也蘊音於云反）信臣以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共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師古曰素所費者今皆省也）信臣年老以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爲立祠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九　終

昌平坂學問所
嘉永辛亥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帝國圖書館藏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